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张杏玲

■ 秋菊(摄影)
孙逸

心里有棵四季桂

□ 王妙瑞

《沙家浜》唱词中把新四军战士比喻为青松。我加入徐汇报副刊“桂花苑之友”群,也有一种化身桂树的感觉。我尤其喜欢一年到头飘香的四季桂。

今年春末,线下聚会。走进徐家汇一家茶室,在电梯房前相遇一位中年男士,他问我,你是费老师吧?我说不是,我姓王。噢,那你就是妙瑞老师了!原来他是臧伟强文友,进了包房就我们俩先到,他说今天单位有新任务,不能参加文学交流活动的。所以特地买了一点食品,送来给大家品尝。如此看重文友友谊的臧老师,难忘。

夏日再次聚会。第一次见到虞金伟文友,保姆推着轮椅送他来。会上老虞说,他想要一本 2024 年度《徐汇报》合订本,没有货了。我有一本,是上次聚会时申领,快递过来的。那次活动老虞缺席,他很是遗憾。我不想让这位热爱文学的老人失望。大热天,坐了 8 站地铁到大木桥路,保姆等候在地铁口,她领我进了江南新村老虞家。我把《徐汇报》合订本转送他,他请我喝了一杯好咖啡;并说文友贴心,情比咖啡浓。

秋天三度聚会。见到马蒋荣文友这位热心人。我受朋友之托,请他了解徐汇某社区一个卫生站点将被撤点的事。哪知朋友的朋友连书面材料上的地址也写错了,把徐虹路写成徐虹北路,害得老马来回找了 2 个多小时。他写了千字微信回复我朋友的忧虑,我找不出一句埋怨话。嗨,真是用“桂树风格”塑造自己的“好马”,不计辛劳苦,送香给文友。

冬季尚未聚会。最近流感病毒袭来,文友默如在朋友圈留言:感觉不适,有点怕冷。徐峰老师想到自己家人“中枪”,立马微信默如上医院检查一下,并要多喝水、多休息。默如很感动,因为文友像亲友,她收到的第一份关怀,来自桂花苑之友群。后来我获悉默如没有发烧,身体好了。2025 的冬天桂花谢了,文友心里开的“四季桂”香着呢。

我期盼与文友们冬日一聚。

家乡的烟火席

□ 倪修龙

搞笑的事是,一床被面,迎来送往,过了几年家里有事又回到原位,被角处主家的名字清晰可辨。

家里办大事,就是摆宴席招待来客。不管家境贫富与否,总要摆上几桌甚至几十桌,院子不够就借邻家堂屋,远比现在酒店包间里的宴席热闹得多。

办席前,当家的早早就盘算着来客人数、桌数,还要提前请十里八乡有名大厨上门,商量待客标准和菜单。临近日子,左邻右舍和亲戚们都来帮忙,外地亲戚甚至提前几天就到了。年轻力壮的男人扛桌子、搬板凳,嫂子婶子们在厨房择菜、切菜、洗盘

刷碗,分工明确。案板上的切菜声如雨点般密集,灶台前火焰噼啪作响,几口大铁锅升起的烟雾混着饭菜香,老远就能勾得人垂涎欲滴。墙角处,几位大妈围坐制作“糯米圆子”,这是席面必不可少的,象征着圆满。她们边说笑边麻利地搓揉着面粉团,孩子们在其间追逐嬉闹,整座院子充满着谈笑声。

正日子的晌午,客人们拖家带口陆续赶来,东家在门外热情相迎,寒暄客套的礼数半点不少。座位由“支客”按辈分和亲疏安排,秩序井然。半大的孩子们被指派去倒茶添水,那认真负责的模样,总能换来亲戚们的夸赞。

20 世纪 80 年代的席面,是凉菜配主菜,八大盘红烧鸡、鸭、鱼、肉缺一不可。宴席开场,客人

们举杯致意,笑声与碰杯声交织。按当地传统,先上凉菜下酒,再上热菜,酒席的高潮,油汪汪的整只老鸡汤,和压轴的金灿灿的圆子上桌。这时东家会逐一桌前敬酒答谢,满座皆是欢声笑语。

家乡宴席的动人,从来不是佳肴的美味,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递增。平日里亲朋好友各忙生计,难得相见,唯有借着吃席的机会,让散落四方的亲人、旧邻重新聚拢。大家聊旧事、叙近况,喧闹中藏着温情,这便是乡土中国最朴素、最真挚的情感表达。

几十年在外闯荡,历经风雨,见过无数人事变迁,却始终难忘儿时故乡的一切。那些酒席上的烟火气、人情暖,早已化作心灵深处恒久的记忆,无论走多远,挥散不去。

冬季恋歌

□ 崔立

有人从后面走近,然后是后车门拉开,我爸我妈和一个女人打了招呼。听着,应该是两个人的脚步,还有一个应该就是介绍给我的姑娘。我爸说,今天真冷呀。对方女人说,是的,你们过来挺冷吧。我爸说,还好还好,车里不怎么冷。我坐着,有点不敢回头。他们的话题很自然地引到了姑娘身上,我爸说,青璇是吧?是的,叔叔。我听到了那个姑娘好听的声音,还闻到了空气中的一缕清香,毫无疑问,姑娘应该是坐在我身后。可能,就隔着一张座椅厚度的距离。我爸说,做会计是不是很辛苦?姑娘说,有时会忙一点。我说,青璇和我们家江海同龄吧?她妈的声音,是的是的。我于是转过了头,“噗通噗通”心跳得特别厉害,像要跳出来一样,我看到了姑娘的清秀脸庞,

一头长发,带着微笑,很快她白皙的脸红了,我说,你好。姑娘也说,你好。

第二次见,就在徐汇区了。姑娘说,你好。我说,你好。我看到姑娘眼神中的调皮,姑娘这是故意讲我那次的话。那天,我们在徐家汇吃了个午饭,又看了场电影。冬天是真冷。临离开,我从包里拿出一条新围巾,送给姑娘。姑娘惊呆了,居然也从包里拿出一条新围巾,送给我。我们俩摸着彼此送的围巾,傻呵呵地笑。

这冬天是真冷啊。门猛地打开,女儿搓着手回来了,叫了声,爸,又叫了声,妈。

关上的房门,女儿冬歌问他,爸,你又和妈说起你们相亲时的事啦?他点头,说,也只有讲这个,你妈才能短暂地记得我们。他的眼圈红了,冬歌的眼圈很快也红了。

屋外,东风还在怒吼着。屋内,暖融融地,他和冬歌脸上带着笑,推门走了出去。

浸在桂花中的日子

□ 徐汇中学 褚思瑗

了,外婆就没法给你做桂花糕了。”外婆再用一个大白盘子将桂花拢起来放进去,我也帮忙将桂花清洗晒干。

等到准备工作全部做完,外婆便开始动手做起桂花糕来。外婆的手法娴熟,一擀、一扣、一切,这看似简单的手法,其实并不容易,我尝试了好几次才摸到门道。只见外婆双手似纷飞的蝶,一块块糯糯的桂花糕纷纷成形,刹那间,一碟芳香四溢的桂花糕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忍不住伸手,细尝一口,桂花的

香气顿时弥漫在口中,纯粹,带着独特的醇香,这是我在许多别的桂花糕上未曾尝到的。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外婆:“为什么外婆做出来的比我在外面尝到的好吃呢?”她笑而不语,只是摸了摸我的头,我只从她的眸中看到了我的脸……我现在才明白过来,她的眼眸中带着对我的爱。

那段日子,我就像一直浸在桂花中,不知为何,外婆的身影如今又摇曳着浮现在了我的眼前,我不禁回味起那桂花糕独特的香味。我依旧难忘这一刻,和外婆之间的点点滴滴。